

● (美) 罗纳德·海斯著
● 海南人民出版社

顛覆



352

8

序 章

合众国际社新奥尔良电 记者：B·J·麦克法兰德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和唯一靠跳伞获得成功的空中强盗D·B·
库普现在情况如何？

现在他在哪里？他抢来的现金又藏匿在哪里？

感恩节前三个星期，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库普在波特兰
登上一架开往西雅图的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的短途班机。

这架飞机起飞不到五分钟，库普就动手干开了。

他威胁说，飞机到达西雅图之后，必须给他送来五十万
美元，用二十美元一张的钞票支付，此外还得给他三具降落
伞。否则，他就拉响一枚炸弹。

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他让乘客离开飞机，然后，他
命令机组驾驶这架波音七二七客机飞往雷诺，沿华盛顿州和
俄勒冈州西部飞，然后横穿中部山脉。就在飞往雷诺的途
中，库普从飞机尾部出口跳了伞。

这一事件发生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空中骑劫事
件，这使得乘飞机旅行变得危险起来。

然而，在劫机者中只有库普拿到了钱，跳了伞，从而战
胜了法律。依照法律，库普仍在被通缉。

负责领导联邦调查局波特兰分局的特工人员米里叶斯·
玛松说：“这是一件现行刑事案件，在本州是这样，在全美国

也是这样。”

他说：“我们仍感到有压力，只是不象过去那样沉重罢了。公众还记得这个案件，他们一想到这个案件，就不由得想到我们。”

“破案工作几乎毫无进展。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过是排除某些可能性，以及证实或否定某些线索。”

“付给库普的面值二十美元的钞票，没有一张在市场上出现。”

很显然，库普是把这些现款揣在身上跳伞的。

有这样一种猜测，即库普跳伞后，落入伍德兰以东的墨尔文湖中，这个地方在华盛顿州东南部，距波特兰三十英里。联邦调查局和陆军部队对这个地方仔细搜查过，但不能证实这种猜测对错与否。

一个劫持飞机夺得巨款的强盗跳伞逃掉，并且丝毫不留踪迹地消失了。

第 一 章

这篇报道对于普通公民来讲，视若美国众多刑事案件中的普通一例，他们对此空中强盗案的强烈关注，只不过昙花一现，便迅即被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冲淡了。可是，联邦调查局和波特兰分局却坐不住了。

拉尔夫局长亲赴波特兰，分局长尼克和负责此案的玛松

心情忧虑地站在办公室听候局长大人的训斥。

“我明白，这个可恶的麦克法兰德臭记者专爱挑我们的刺儿，我敢打赌，你们两个恨不能叫他吃枪子儿——事实上，他说的一点儿没错，你们呢？先生们？近三个星期了，连个蛛丝马迹都没找到？”

“墨尔本湖淹死了他，连同那五十万美元的钞票——我认为就是这样！”尼克有点支吾和迟钝地说。

“尸体，库普的尸体？我要的是证据！”拉尔夫提高了嗓门，使他那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地方腔愈发浓厚。

“我认为现在还无法下任何结论，我们得有耐心，库普再有天大的本事，我也要把他抓获归案！”玛松企图缓和一下室内的紧张空气。

“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拉尔夫轻蔑地瞥了一眼玛松：“瞧吧，全世界都在看这场滑稽戏如何收场。你们过感恩节根本就不吃玉米、红薯、南瓜做的佳肴，是吗？”他突然问他们。

两人面面相觑，不解其意。

“星期四节日晚上，你们一定灌满了肥肠和威士忌……好吧。从明天开始，我授命联邦调查局第一流的侦探格雷戈里全权调查和侦破此案，你们便是他的无条件的助手！”

望着载乘拉尔夫局长的专机消失在天际深处之后，玛松双手一摊，自嘲地瘪瘪嘴，对尼克分局长说：“我们就象两个可怜的小丑，对吗？”

“你读过普希金的《驿站长》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只向贵族老爷提供青云路上的马匹就行了，别的，你什么也别想捞着。”

“你了解格雷戈里吗？”

“一个狂妄的家伙，胆大包天，固执、清高，难于容人。有时候也逗人喜欢。”

“你希望他倒霉？”

“我有一种预感，他迟早要交恶运。”

格雷戈里坐在写字台里，神情冷峻地凝视着丢在桌上的文件。他正在办理一件棘手的案子：一个名叫塞缪尔的匹兹堡市邮局的职员仅仅因不满其上司训斥他投错了邮件，而于三天前的上午，持手枪在邮局疯狂滥杀，半小时之内，打死二十三人，击伤五人。行凶后，逃之夭夭。警方全国通缉，凶犯仍无踪迹。

格雷戈里喜欢盯视办公室墙上的嵌银边的壁镜，那里边向他展示出来的三十岁的面容，常常使他自嘲苦笑。无规律的生活和混乱的生物钟错移，使他面色苍白，象一个长期泡在精神病院里的梦游患者，吸烟过凶，任何人都能看清泛在脸部皮肤上的尼克丁溢油的焦黄毛孔。下眼皮惺松浮肿，样子显得慵懒而缺少朝气。唯一令他安慰的是：他仍旧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即或上帝对他没有偏心，随岁月夺走了他年华正盛的小伙子的健壮潇洒，可他宁愿要现在的深沉冷峻，甚至把自己看着冷面杀手。有一天，离开联邦调查局五年之后的女秘书琳达，趁休假来局里叙旧，见了她第一句话就是：“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征服女人的心！”

也就是从那天起，他们开始了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表达清楚的罗曼史。

办公室的双扇玻璃门推开后，他的助手斯蒂芬走了进

来。

“处长跟我谈了，把它给我吧。”斯蒂芬用嘴朝桌上的卷宗咧了咧。

“祝你交好运！”格雷戈里欠起身子，拍了拍助手的肩头：“事实上，咱们都不轻松，是吗？”

斯蒂芬友好地笑着，举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打了一个V字型，眨了眨眼睛。

格雷戈里步出大门，叫了一辆出租汽车，驶离那座神秘的大楼。汽车穿过几条街，沿俄亥俄运河与波托马克河会合处的北岸驶去。快过圣诞节了，枯树、积雪和寒冷丝毫没有冲淡节日即将来临的忙碌气氛。人们奔来跑去，来购鲜鱼、蜡烛和圣诞树，盼望着等待着白胡子、穿红袍的圣诞老人的到来。对格雷戈里来说，打单身的男人，用不着讲这些排场，他只需狼吞虎咽一只烤鸡灌他几瓶英格兰啤酒就心满意足了。

汽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付了车费，他急匆匆朝街口上那个小邮局走去。

“喂，琳达，是我！”他很快要通了纽约的长途电话。耳机里传来琳达迷人的噪音。

“格雷戈里，有急事吗？”

“唔……你和你丈夫一起过圣诞节吗？”他想，这句话真蠢！

“还有我的儿子菲利普。”对方象在嘲笑他似的，发出捉弄人的笑声。格雷戈里气得脑袋爆炸，他压压火气，“明天你赶中班飞机，我在华盛顿等你！”

“你疯啦！圣诞节前，我哪儿也不想去！”

“那我到华盛顿来！”

“随你的便儿，可我不想见你！”

“老巫婆！”

“你什么时候变得象个下等人……”

“咱们到此为止了，是这样吗？”

“是…噢……不！格雷戈里，别逼我……过了圣诞节我来好吗？”

格雷戈里沉默一会儿，便抱怨地提高了嗓门：“行啊，你到波特兰来吧！”

“你说什么？波特兰，你到那个鬼地方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你到波特兰后，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再见，雪人！”

在波特兰过一个圣诞节也不坏。他摆脱了长期埋在文件堆里捉迷藏的乏味枯燥的生活，悠闲漫步在这个宁静的小城，感到惬意十足。事实上，联邦调查局每天收到的一百份材料中，水分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毫无价值的情报；忌贤妒能的诽谤；捕风捉影、无根无据的东西，让你钻入一个虚实无定的网，好不容易钻出网来回头一看，结果你什么也没捞着，还白陪去几十杯的浓咖啡和无数根烈性香烟。很多事情的结局都是这样。

“今儿就开始吗？头儿。”尼克分局长显得有点阴郁地望着格雷戈里，脸色十分难看。过多的豆疮疤在面部神经跳动着，让人看了恶心！联邦调查局就爱玩花样，常常羞辱下边的分局小头目，过去，当上司羞辱其他分局的伙伴时，他暗自幸灾乐祸。现在轮到他头上，不啻于如雷灌顶！他把对拉尔夫局长的憎恶转嫁到了格雷戈里身上，他想让这位华盛顿

来的公子哥儿知道在波特兰过圣诞节是什么滋味。

格雷戈里瞥了尼克几眼，轻蔑地泛了泛嘴角，任何人都难于察觉。他知道波特兰的铁腕人物不欢迎他。他友好地走到尼克跟前，索性坦诚布公：“局长先生我想可以马上开始，如果你有什么不便的话——当然，我本人无权命令你，可我们的上司要我命令你去干这干那，不过，命令总归是命令，你说呢？”

“用不着跟我兜圈子，格雷戈里先生。”尼克尴尬得面色发赤，他拼命想掩饰愤懑的恶劣情绪，但却收效甚微：“下一步干什么？”

“你的想法，玛松。”格雷戈里把脸转向坐在角落里埋头抽烟的朱里叶斯·玛松。

“我不知道。”玛松冷漠地答话。

“这个圣诞节咱们就忘了吧。尼克局长，你留在局里值班，随时保持我和玛松与华盛顿的中断联系。玛松，我们走吧。”

第 二 章

位于加勒比海海地岛东北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城。

海滨浴场。

蓝得发紫的天穹下，眼花缭乱蘑菇伞，鳞次栉比地排

列在耀眼的沙滩上。各色泡沫软垫上摆着千奇百怪姿势的游客慵懒地憩息着，消磨着宜人的时光。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躺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红发年轻女郎。男子拧着蘑菇伞柱上的旋钮，把伞盖降落到最低点，他们便淹没到花花绿绿的独立王国中了。

“亲爱的，你疯啦，热得象个蒸笼。”红发女郎推挡着她压来的热烘烘的身体。

“你不认为这更刺激吗？”男子疯狂地扑上来，拉掉了她的比基尼泳裤。

“听我说，在这儿不合适……噢，该死的，美国人这都样粗鲁吗？”红发女郎忍不住也开始心旌摇荡。她想，这的确够刺激。

两个人在伞盖里疯狂了半小时，彼此累得大汗淋漓，疲惫不堪，穿好泳装，女郎把伞盖升上去，湿热的海风扑来，使他们浑身舒畅，各自躺在软垫上闭目养神。

“请问，您是瓦尔先生吗？”一个侍者模样的中年人站在他们面前。

“我是瓦尔。”

“你的电话，很急。”侍者转身走了。

瓦尔扯了根毛巾披在肩上，“亲爱的，我马上就回来。”他径直走进了浴场的电话亭。

“我是瓦尔。”

“我是6133。马上赶回来。”

“有什么急事吗？”

“回来就知道了。”

“好吧……”他极不情愿地挂断电话。懒洋洋地向海滩走

去。诅咒和恶骂都无济于事，他以为他从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多米尼加过日子了，他深信他过世的老祖母常念叨的那句话：“干了第一次坏事，千万别再干第二次，哪怕你有一万个理由占住脚，上帝也要惩罚你！”看来，我在这个鬼地方是过不了清静日子啦，他咕哝着。他想离开这个国家，可现在不行，他还摸不清楚，操纵他的组织——到现在为止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组织，如果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次叫他回去究竟干什么？管他的，回去再说吧。想到这里，心感平衡，便朝红发女郎走去。

敞蓬越野吉普不急不慢地行驶在椰树成荫的柏油路上。

“真扫兴，今晚你来吗？”红发女郎搂着他的脖子问道。

“没准，要能来，我会打电话。”

“农机公司什么急事象催命佬？他们明知道你在度假……”

“艾米，别象个老太婆似地问个没完。”

两人沉默着，飞驰的车轮在马路上发出哧哧响声，他听了感到烦躁不宁，仿佛预感到有什么恶兆即将降临似的。

汽车拐进了圣多明各城，绕过壮观漂亮的民族宫，朝东头的加勒比大街行驶着。

艾米挺不乐意地下了车，向他挥挥手。直到消失在林荫道的尽头。

希马尼农机通用有限公司座落在圣多明各西郊的雅克梅尔大街上。说是大街，实则街宽不到三十英尺。肮脏、杂乱而冷清。如果你是一个外地游客，打听雅克梅尔大街在何处，十个圣多明各人有九个会说不知道。

他不得不减档，小心翼翼地压着油门。大街上的垃圾桶，水果摊几乎蚕食到了大街中央。吉普车象是在缓慢地表演障碍赛。

当他走下汽车，向公司正门走去时，他的上司——巴莫经理正站在门前焦急地等候着他。

“出什么事儿吗？”他问经理。他发现头儿的脸色挺难看，心里愣了一下。

“你休假不该跑得太远！”声音明显地不悦。说完示意跟他进去。

“我连这点儿可怜的自由都没有了吗？要知道，我可是玩命弄到那么多……”

“闭嘴。有位先生等着你，他要跟你好好谈谈！”

“谁？”瓦尔禁不住缩了缩头。

“他会告诉你的！”头儿把他引进了三楼一个秘密的用隔音材料装饰过的房间。

坐在沙发上的男子约有三十五岁。显得健壮、武蛮，棕红色的皮肤，满头亚麻色的卷发。褐色的大眼珠深嵌在眼窝里发出冷峻、狡黠的寒光，高挺而奇大的鼻尖下是一丛宽匝匝的胡须，鬓角和腮邦子却刮得干干净净。瓦尔有些不安地望着这个不太热情的亚里安种，但是，古老的意大利后裔的傲慢和美利坚新教精神的锐气使他的脸上泛出清高的，逞强好胜的浅笑。

“请坐，先生。”亚里安人瞥了一眼右边的沙发。

“先生，我还是称你瓦尔先生吧，你的真实姓名将永远在多米尼加消失。我希望你能继续同我们合作。”亚里安人递给瓦尔一支烟。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哪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当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和身份之前。”瓦尔点上烟，眯缝着眼睛打量着不速之客。

“我是你的保护人并提供你在多米尼加过纸醉金迷生活的一切费用——记住这一点就足够啦，问得太多会给你惹麻烦，要知道，你最好的结局和归宿应该用沉默来获得，懂吗？”

“真够呛……”

“你认识这个人吗？”亚里安人掏出一张四寸照片，推给瓦尔。

“干掉他？！”瓦尔吃惊地盯住照片，他不认识这个约有五十岁的秃顶男人。

“哈哈……”亚里安人突然大笑起来。仿佛快把眼泪都给笑出来似的，甚至有点滑稽。“总统的外籍军团突击队和从欧美雇来的职业杀手都没能动他一根毫毛，我怎么能让你去白白送死呢？听着，我是叫你设法参加毒品走私，混进这个集团，这个秃顶老头是首领，叫图卡斯。一旦你顺利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会给你新的指示。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你的上司巴莫经理会告诉的。”

瓦尔有点无所适从。他无法揣测此次行动的目的，一想到要与毒品贩子打交道，禁不住直咽口水。每当他要去干一件凶多吉少的冒险事儿时，总要咽口水，颈项不停地伸长，连喉节运动的咕咕声都是那么刺耳。要拒绝是不行的，他脑子此刻非常清醒，自从在美国滚下了深渊，就永远别想爬出来了，只有滚到底，滚到去见上帝的那一天。

“我答应你的要求……噢——不，命令！”瓦尔把照片插进了西装口袋。

亚里安人露出满意的浅笑，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万比索和两磅用塑料袋密封好的海洛因，“你的毒品买卖开始啦，这是你的本钱，如果破产了没关系，我们会帮助你的……但有一点要记住，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达到目的！”

“懂啦！”

第三章

墨尔本湖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寒冷的阳光在冰床上折射出刺目的银光。呼呼的朔风刮着小冰块在一望无垠的白地毯上疾速地翻滚。

格雷戈里右手托着下巴，眼睛只能眯成一条细线。“说得对，到这儿来打野鸭子一定是个白痴！”他转身向玛松无可奈何地瘪瘪嘴。

“咱们回去吗？”玛松显得有些不耐烦。

“走吧。”

玛松驾着警车，向附近的小镇斯卡雷驶去。他们将在那儿投宿。格雷戈里远眺着显得十分遥远的圣海伦斯火山，这个海拔八千多英尺高的静卧的怪兽，此刻显得是那么温顺和壮美。

“喂，伙计，怎么不说话？”玛松感到无聊透顶，要不是这个该死的家伙，他现在正和妻子女儿在波特兰的大街上一起购买圣诞礼物哩。

“你们详细循问过那架波音七二七客机的机组人员吗？”
格雷戈里突然问玛松。

“该问的都问了。”玛松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他和尼克也算得经验丰富的优秀警察，连这点细节都会忘吗……呸！真是荒唐！

“当时的风向和高度，他们告诉你没有？”格雷戈里好象不太知趣，继续追问。

“他们说……”他憋着火，瓮声瓮气地说：“吓得不知所措，事后，他们中谁也说不清楚。”

格雷戈里果断地说：“回波特兰！”

“过圣诞节？”玛松面露喜色。

“到航空公司！”

“没用！”

“试试看吧！”

第四章

圣多明各的夜生活，没有巴黎般豪华，也不及纽约般狂热，但是很迷人。大西洋的风面同加勒比海的风面，在莫纳海峡的上空相交，向整个多米尼加这个岛国覆盖而去，象胖人的暖流涌进了圣多明各的太街小巷，充满骚动与喧哗的人流、车流、迪斯科打击乐、扑朔迷离的霓虹彩灯——折射出这个中美洲闪着诱人光焰的明珠之城！

瓦尔经过精心的修饰，使自己竭力变得象一个本地佬，遗憾的是，他不会西班牙语，当地土语就更谈不上。他不能不为那个该死的亚里安狗杂种的荒唐而怒不可遏！这是一场永远也赢不了的赌博……等着瞧吧。他钻进圣希瓦小街一个令人恶心的咖啡馆，也许这里能碰碰运气。他禁不住用手捏了捏搭在肩上布褙子里的半磅海洛因。

“啊，先生，你来点什么？”丑得不能再丑的老板，赶紧从柜台里滑了出来。一双狡诈的三角眼盯住瓦尔的布褙子，心里盘算着这个客人准备扔多少钞票在他的口袋里。

“一杯咖啡，一杯红葡萄酒。”瓦尔在乌烟瘴气的顾客中挤到里间，插了个空座，显得十分疲倦的打了一个哈欠。

女招待面若冰霜地把咖啡和葡萄酒端来，她判断这个穷鬼身上没几个子儿。

瓦尔呷着酒，开始巡视这个阴暗而吵闹的鬼地方。

“呜呼，世界大着啦，你发什么愁？先喝杯啤酒。”

“我的小猫咪，再来一杯！”

一堆人正挤在角落里玩纸牌，几乎都伸长了脖子，盯着一张圆桌的中心。两个妓女搂着一个年轻阔佬，往他嘴里拚命灌酒，不时发出浪荡的淫笑声。在靠近柜台的一侧，两个商人模样的男子正低头说话，仿佛在讨价还价。门边的一个肥胖得让人恶心的太太用香蕉皮同一个瘦老头调情打闹。

“喂，伙计，从哪来？”

“不从哪里！”他才看清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光线太暗，只能大概辨出一个大络腮胡子。

“先生，我一向相信我的判断，你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我用英语问你，你就上勾了。”大胡子得意地笑了，笑声

很古怪，象乡村教堂里的破钟。

“你呢？先生”瓦尔品味着浓咖啡的甜味。

“海地来，住在太子港。”

“带‘白面’来，还是弄‘白面’回去？”瓦尔不想兜圈子，来了个投石问路。

“我不懂你的意思。”大胡子口气冰冷，瓦尔无法弄清他是不是在撒谎。

瓦尔不再理他。

“你有吗？”大胡子隔了一会儿，突然问他。

“没有……不过，我可以想法弄点儿。”瓦尔给自己留着退路。

“什么时候交货……你开什么价？”

“你听说过图卡斯吗？”瓦尔转移话题。

“你是他哪个纵队的？”

“噢，是……第三纵队……”瓦尔不得不胡诌了一句。

“今夜加勒比海岸有风暴吗？”大胡子压低声音问道。

瓦尔为这句莫名其妙的问话感到迷惑不解。他只好硬着头皮说：“我看什么也没有。”

“跟我来一下。”大胡子起身走到柜台边对老板说：“呆会儿我回来付帐，包括后面这小子的。”

大胡子把瓦尔领到一片树林里。林子黑漆漆的，双方只能看清两个模糊不清的影子。

瓦尔正想开口，大胡子劈手一耳光甩在他脸上，接着一拳揍上来，瓦尔倒在地上，好象在做梦。

“听着，该死的臭警察，别想在这儿捞点什么便宜，滚蛋吧，下次再让我碰见你，我会把你扔进加勒比海喂鲨鱼！”

“我不是警察，我只是想……加入你们的组织，我是个穷光蛋……”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不是警察？”大胡子语气里有着敲诈的意味。

瓦尔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布痞子：“我可以把这半磅海洛因卖给你。”

大胡子抢过布痞子就走，瓦尔紧紧追上去。两个人又回到咖啡馆。

大胡子从布痞子里取出包着海洛因的塑料袋，他借点烟把打火机打燃，飞快地看了一眼塑料袋，关掉打火机。

“你想入伙？”大胡子问他。

“我听说在这儿，图卡斯手下的弟兄最有赚头，我要入伙，就投他们。”

“我是他手下第二纵队的，第三纵队跟本就不在国内干，他们全都在国外，你这傻瓜！”

“如果你愿意……”瓦尔同意加入二纵。

“明天上午九点，在圣希略广场街珠宝店门口等我，得和你好好谈谈，看你是不是一个机灵的家伙。”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他付了帐，走出街口。半磅海洛因被那家伙卷走了，他是骗子吗？管他妈的，明天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今儿晚上运气不坏，挨了揍，可开始在走运啦！沿街而过的对对情侣使他想到了艾米，该到她那儿去了。

他向迎面开来的出租车招了招手。